

沈阳市张馨月被公、检捏造材料构陷至法院

【明慧网】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七日，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张馨月被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区分局国保警察和二台子派出所警察捏造材料构陷到大东区检察院。目前，张馨月又被以此捏造的材料构陷到大东区法院。整个过程，大东区公、检、法伪造各种材料，构陷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张馨月。

被二台子派出所警察构陷

二零二三年三月末，大东区二台子派出所警察，凭借一张模糊的监控图片，四处找人问罪。张馨月家住铁西区，派出所在大东区，派出所警察说“证人”指证的场所在和平区。为了诬陷张馨月，二台子派出所警察以各种形式造假。

1、非法取证和摆拍录像

二零二三年四月四日，二台子派出所警察未穿警服，没有搜查令，来到张馨月家。在她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拿走她的私人物品，且不留物品清单等手续。然后，当日，为了伪造取证现场，警察又自己从二台子派出所带一些物品，到张馨月的住宅摆拍、录像。录像结束后，也没留物品清单等手续。

2、笔录造假

二台子派出所警察对张馨月录制笔录，试图让她按警察要求虚假陈述，被张馨月拒绝。未经张馨月本人核实确认，就交给分局、检察院。之后，张馨月发现派出所伪造笔录，内容与张馨月的本意完全相反。

3、监控截图证据造假、手续后补

张馨月发现，警察用电脑加工的图片，替换模糊的监控图片。警察公然用后补文件的方式，掩盖警察违法办案的事实。

4、暴力强制体检

二零二三年四月，张馨月拒绝



强制体检，她的头部被派出所警察重击三拳。从当日夜间至第二天凌晨，警察强制带着张馨月在看守所、合作医院等三处地点往返四次，进行各种检查。

张馨月头部不适，警察拒绝医生给张馨月头部进一步检查的提议，并迫使张馨月多次服用降压药。看守所因张馨月服用降压药后血压仍旧高于标准而拒收。派出所警察无奈之下，让张馨月自己离开派出所。

被构陷至检察院

一年多后，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七日，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区分局国保警察借口去检察院“结案”，与大东区二台子派出所警察（警察均着便服）一起，欺骗张馨月到大东区检察院“做笔录”。

大东区检察院无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给张馨月做笔录时，默认大东区分局警察提交的捏造材料。检察院人员提问张馨月时，要求张馨月自证有罪，自己说去过哪里、说了什么、给人了什么。并且，检察院人员不顾控告理

■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利，从未妨碍他人的自由，从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法轮功何罪之有！◇

由与罪名没有关联性，单方面依据证人诬陷张馨月，张馨月全部否认，检察院人员强行按“涉嫌刑法三百条的罪名”非法起诉张馨月。

在大东区检察院做笔录时，全程由书记员发问，检察官是临时找的。经办此案的国保一人，全程在场配合书记员提问、套话。

被构陷至法院

二零二四年七月，张馨月被构陷到大东区检察院的几天后，就被沈阳市大东区检察院构陷到大东区法院。

此后，张馨月的辩护人多次阅卷，辩护人与张馨月核实情况时，张馨月发现辩护人看到的指控内容都是编造篡改的，几乎每页案卷内容，都存在国保和二台子派出所警察捏造陷害的情况。案卷中能看到，检察院让国保去掉了个别伪证，但是法院迫于压力，起诉流程仍在试图继续。

被公检法构陷 身心受伤

自从二零二三年在派出所被打后，张馨月的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生活艰难，但是张馨月本着善待他人的想法，劝自己放下怨恨，没想到办案人员编造案情陷害她，让她感到完全不能接受。并且张馨月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血压高危，血管也出现急性症状。

在张馨月住院期间，国保指使派出所去医院骚扰她，派出所看见张馨月带着监护仪，血压高达200，还明知故问张馨月为什么在医院。张馨月质问来人：“你们把我打伤了，还诬告陷害我，现在还来绑架我，你们良心呢？”来人躲避张馨月的质问，在病房外留下一句“先看病，再联系”，就急忙走了。

十几天后，国保又骚扰张馨月，企图抓她继续构陷，但抓人未成。◇

原沈阳市沈北新区政法委610官员高亚清遭恶报

【明慧网】原沈阳市沈北新区政法委610官员高亚清，女，积极参与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的执行上级下达的迫害法轮功的命令，现已遭报并殃及家人。高亚清本人得子宫癌，她丈夫得脑血栓。熟悉高亚清的人，都说：高亚清是迫害法轮功遭报了。

“610 办公室”是中共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的，凌驾于法律之上，操控公、检、法和所有国家机关及各层单位，社区、村委对法轮功实施迫害。从中央到省、市、区、县的610 办公室大部份挂靠同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少数挂靠党委办公室，属于党务部门。

原沈北新区政法委610成员高亚清（高雅清），自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积极参与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她的授意下，致使沈北新区近百名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给无数个家庭造成极大的伤害。仅举几例：

法轮功学员屈桂芝，女，住沈北新区二井，遭绑架拘留期间被打成重伤，抬到家时不能说话。屈桂芝在家养伤期间原“沈北新区610 办公室”成员高亚清及二井社区等人，不断上门骚扰、恐吓、致使屈桂芝不久含冤而死。

法轮功学员王敏曾是沈北新区第一小学的体育老师，曾经身患多种疾病，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获得健康。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四日，正在学校上班的王敏突遭警察绑架，遭恶警陶德军等刑讯逼供。当时新城子（现沈北新区）“610 办”的头子佟树良下令对王敏等几名法轮功学员非法重判。非法开庭的当天，高亚清等新城子区“610”的头目竟坐在主审法官陈克学的两侧，直接参与非法庭审。王敏对所谓法官陈克学说：

“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罪，你们判我就是你们的罪。”陈克学说：“共产党、政府叫我干，

我就得干。”王敏被非法判刑五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非人折磨，致使她出现乳腺不适的症状。当二零零六年王敏出狱时，胸部的肿瘤已长大、溃破，于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一日半夜含冤离世，终年六十岁。

法轮功学员罗福林，男，50岁，住沈北新区蒲河镇千佛寺村。二零零一年四月三十日在家被绑架到区分局，被非法劳教一年，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于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七日含冤离世。

法轮功学员孙素芝，女，45岁，住沈北新区新城子街。一九九九年年初修炼法轮大法二十天后，身体的多种疾病痊愈，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大法遭迫害之后，沈北新区“610 办公室”伙同派出所、街道不法人员多次上门骚扰、恐吓，逼迫她放弃修炼，精神的迫害导致孙素芝身体出现肝硬化、腹水症状，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含冤离世。

法轮功学员刘坤，女，住沈北新区虎石台镇，二零零零年六月下旬，依法去北京上访，却被绑架判三年、二年劳教，先后被非法关押在龙山教养院，马三家教养院。期间被迫长期直接睡在水泥地上，导致全身和脸浮肿，尤其脸肿的鼻子都看不清，后来神智不清，教养院怕担责任，于二零零二年九月提前八个月放回家中。回家后，经常被跟踪、骚扰。二零零六年过年期间，政法委、派出所、社区等六、七个人去她家恐吓，造成刘坤精神极度恐惧，于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含冤离世。

沈北新区法轮功学员王素梅，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早晨四点半，被四、五个穿着警服的人闯入家中绑架，被非法判刑十年，据参与庭审的公检法人员讲：法轮功学员判多少年，都是“610”说了算。王素梅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受二十多种酷刑，二零一八年七月二

十一日出狱时视力模糊看不清东西，走路需要人领着，自己不能独立生活，回家依然遭受所在地警察骚扰，于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二日含冤离世，终年59岁。

法轮功学员奚常海是沈阳市沈北新区财落镇财落小学的退休体育教师，长得高大魁梧，二零零一年二月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张士教养院（劳教所）遭受迫害。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奚常海被沈北新区610办公室、公、检、法系统枉判十一年重刑，关押沈阳监狱城的第一监狱内。奚常海被迫害得瘫痪，二零一三年保外就医，历经两年多的病痛折磨，医院多次的抢救无效，于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傍晚五时许含冤离世，终年六十八岁。在保外就医期间，高亚清多次指使有关人员去奚常海家骚扰。

法轮功学员是一群修心向善，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的人。迫害这样的人，上天能放过你吗？目前高亚清因长期用药治疗，头发已经掉光，戴个假发，不但自己要承受疾病给她带来的痛苦，还要侍奉脑血栓的丈夫。她的遭遇，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但“善恶有报”是天理，是每一个作恶者，都无法逃脱的法则。

古语说：“宁搅三江水，勿扰道人心”。在此奉劝那些至今还在执意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不要一错再错，为了你和你的家人，不要再盲目随从迫害，一误再误，这样下去不但害了自己，还殃及家人。

历次运动中中共害死那么多人，天灭中共是天意。现在蔓延的大瘟疫，就是淘汰那些跟随中共、不分善恶与中共为伍的人。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告诉世人退出党、团、队是奉天意而行，是救人是天善之举。法轮功学员冒着被举报、被抓、被送进监狱甚至被活摘器官的危险，还要把真相告诉你，是为了让你平安，不给中共作陪葬。◇